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一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六

或曰既闢即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者何如

余曰老氏言有極之生于無極也猶佛氏言有之爲無又必言無之爲有也吾取老氏之有極無極言之即佛氏之言無言不無亦可得而見矣太極者吾之所爲有也老氏亦以爲有者也太極無體以天地爲體此吾之所爲無而有者也老氏以無極爲無體太極爲有體無極爲眞無太極爲妙有以故太極能生

陰陽立天地爲無極所自出也若佛氏則并吾所爲太極而不言矣其所爲本從乃有天有地有人之根本猶道家之言無極也有而無者也夫本從本有不可得而無者也而彼無之自不得不以所爲無者又不無之而爲眞有眞無之説也今即以彼言無極者言之其不以吾太極之無體爲無者以太極在吾陰陽二氣中爲有也且以太極在二氣之先生陰生陽立天地而爲有也安得不又有一生太極之無極乎佛氏並言無不言生以老氏言無不能言不生則不

獨有極必生無極亦必生故必以彼之本覺本有而
無之而言無生不獨空一切人世之有而無之并叅
天地二氣之有而無之惟至不能言其無反言其有
言理之極則無倫從有從闢達氏從[illegible]此其[illegible]
言其有不能言不生故其言不生能言不生不滅不
廿不耐推物列庶亦無人能推物列庶
能言不滅不生自然之理也吾即其言取而譬之其
言太極猶人之言有父也其言無極猶人之言祖也
又言無無極猶人之有高曾也人之高曾祖父雖不
同而謂父非祖所生祖非高曾所生可予以喻彼之
言道有無雖不同而謂有非無所生無非無無所生

可乎以喻彼之言天雖吾言天地彼言天上地下不同而謂吾所生之天非彼所生之天彼所生之天非彼天之上所生之天可乎然則同一道也同一天也同一有之道即無之道也同一無之道即有之道也猶之同一人也人之高曾同一人之祖父也其名雖不同其實則一也故老氏所為無之道自存于無而言無可也何以不能自存于無浸假而生吾太極矣佛氏所為無之道自滅于無而言無可也何以不能自滅于無浸假而言無又浸假而言有亦如吾之言有矣

而不知太極者○吾之所有○有即吾之所為無而有者也○吾不徒從陰陽得而知之○且從陰陽得而見之者也○若無極○若無無極則吾不得而知之○又安得而見之○若無○若無無○若無無而不無○則吾不得而知之○尤不得而見之○吾不得而知之○吾不得而見之○吾亦直謂之無而可矣○二氏必起而爭之曰是烏可以不知不見而無之哉○老氏曰必有無極斯有太極○爾不能知不能見而我能知之而見之○佛氏曰必有有斯有無必有有之無○斯有無之有○爾不能知不能見而我能

知之而見之嗟乎彼二氏以吾不能知不能見吾不能以所不知為知以所不見為見謂吾不能知不能見固然無足怪然吾即以彼之所為知以為知所為見以為見譬之吾雖不見爾之高曾爾之祖即以爾之言高曾言祖者為高曾祖禰吾不見爾之言無言無無言無極言無無極即以爾之言無言無無者言無言無無即爾之言無極言無無極者言無極言無無極若是者何也以吾雖不見爾之高曾祖禰及見爾之父吾止知爾之父為吾所見吾即以爾之父為

實有即以爾之高曾祖為實有猶吾既以道之太極為實有即以道之無道之無無道之無極道之無無極為實有無不可也使爾之高曾爾之祖五官百骸與爾之父不同類之人吾必求爾之高曾祖父是類非類而疑之而信之苟爾之高曾爾之祖猶爾父五官百骸之人吾見爾父猶見爾之高曾祖亦何異之有哉以喻吾有之道與爾無之道非吾之天所體之道與爾之天殊體之道則吾必求爾之有爾之無异類非類而疑之而信之苟爾之天猶是吾天所體之

妙喻精言

道迹無所爲與彌天殊體之道吾見有之道於斯之
天與彌見無之道于無之天又何異之有哉而無如
其不然也彼之言無言無無無言無極言無無極非有
所爲高曾祖也亦不過以吾太極如一父增其名爲
高曾祖而名之耳故吾之太極一生生之道之太極
非生生之氣之太極也若無若無無若無極若無無
極二氏止如言氣者言生不生吾烏得而知之哉此
老氏言無極言無無極未嘗不歸吾太極而言有釋
氏言無言無無又未嘗不歸吾有而言眞有天下之

理有則爲有者以其有本不無者也無則爲無者以
其無本不有者也二氏茍言無則不獨有者爲無卽
無者亦無茍言有則不獨無者爲有卽無無者亦爲
有今老氏之無至無極矣猶不免于生有極又安得
言無釋氏之無至無無矣猶不免于言有又安得言
無生故其爲有彼亦自以爲一毫之有非無窮無極
之有也而不知無窮無極之有已于一毫之有而有
之矣何者有至無而不能無猶生至死而不能死也
草木之根芽一絲之微耳至于尺至于丈至于尋丈

皆一絲之根芽爲之也二氏之道猶栽草木于土膏之內惡其易生移而栽磽瘠不毛之地爲其根芽不復生矣至天地陽廻之日其根芽穿地而出不至尺寸尋丈而不已自然之勢也此二氏之守氣而言有生離氣而言無生木不知道爲何物而徒于氣求之噫亦可哀也已由是言之太極之實有即無極之虛無太極之虛無即無極之實有彼即言彼道之虛而又虛無而又無亦猶言彼道之實而又實有而又有而已矣乃二氏不知也務其身求道于氣而言生言

死自顛自餓于言無言有之中究不得其要而淵以教于天下使其徒求之有而不得則又求之無求之無而不得則又求之有求之生而不得則又求之無生求之無生而不得則又求之有生由其生前之宗祖各以穿鑿為聰明其死後之支流更以附會為怪幻極荒誕無稽之說補前人之缺陷旗死于排求書驚聞駭聽之事誘愚鄙之信從以中其妄思言有言無又言非有非無言生言死又言無生無死絕無着落可以追尋只精游談使難捉摸以致磨廢三代之

小人死守聖賢之教而有餘者今死守其教而有餘
其爲害也使家國天下滅數十百萬背于道之民乃
其害猶小以致唐虞三代之君子篤信聖人之道而
不足者篤信其道而有餘其爲害也使家國天下增
數千萬億背聖道之人心其害又何可勝言哉有志
持世道之責者漠然無動于心嗚呼使孔孟生今日
其能已于木鐸之流行放距之辨說哉
釋氏之言無從人之有言無耳其徒遂訓倣以無
爲宗旨釋氏言無又言有亦以補救其言無不能

無耳其徒又謂非有非無爲佛氏無而不無宗旨
戒老氏言無言有其徒之補救亦如之桂山直勘破
故彼之道必不能無自不能不又言有彼之道必不
之能有自不能不言有爲眞有無爲眞無然後以二
淵氏言有言無止認有無之迹而言之不如有無之
爲理而言之之二語判定千百年來不定之案千迴百
折其語似寬其意彌緊縱筆萬言一氣呵成如崑
崙湧泉瞬息千里奇艳妙絶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七

或曰愚嘗以聖人言有不言無之說以立教垂訓之故辟稽杜鎬言河圖洛書從無言有聖人神道設教之意耳今子剖析有無至理雖天之上地之下其理洞然如指諸掌彼二氏者亦號爲傑智之人是知其爲道而爲之抑不知其爲道而爲之者耶余曰此亦二氏不知而爲之耳苟能知之則弗爲之矣然人止知其不知無之非無而爲之耳而不知由其不能知有之爲有而爲之也其不能知有之爲有者以其止

知有之爲有而不知無之非無也又安能知天下止
有有之爲有之爲道必無無之爲無之爲道哉故二
（此如修路之例并人[illegible]）
氏之言有言無亦只言其有無耳豈知吾道之所爲
有無者而言之耶今即以老氏之治天下言之謂吾
聖人仁義禮智以有爲治天下不足以治天下自謂
大德不德大仁不仁以無爲治天下一若惟老氏知
之惟老氏能之而不知吾聖人之大德不德大仁不
仁即在吾聖人爲仁爲義之中所爲無爲即在吾聖
人有爲之中彼有虞氏豈非有爲之主以仁義治天

下者耶。老氏止知後世失仁失義。執仁義治天下之人而追咎之。此因噎廢食之見也。猶可謂知治者歟。由其言治以推其言道。止知聖人以有極言極。不知彼之所爲無極者。卽在吾有極之中。況又有所爲無無極耶。此可謂知道者歟。若佛氏不知吾聖人之道而自立其說者也。彼固不知所爲治天下。未嘗不知有其一身。其所空色相。卽在吾遵四勿踐形色中。彼不知吾能有之者何以故。而彼不能有之者何以故。必欲無之。不欲有之。以至欲空色相。并以空心法者

答之以生為苦以死為樂卒于求無生而不能無生求空寂而不能空寂旣不能知吾道之為道又安能知彼道之非道旣不能知彼道之無而有者是有又安能知吾道之有而無者非無其不得不以寂滅為旨歸者亦充類至無可充而為是說而已

昔王輔嗣習老莊之說能為有無之言者也其答裴徽有聖人體無無又不可為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恆訓其所不足其言雖非至言然言聖人體無是能知聖人不以無為無而以無為有之體此可謂知聖人

之言有不言無者矣惟無又不可爲訓言必及有是其言無猶老氏所爲無而非聖人所爲無者也不知天下之所爲無者皆天下之所爲有者也非歲時之既逝人物之已亡不可言無者也又何無之不可訓爲哉至言老莊未免于有恆訓其所不足此非深于老莊不足以測其底裏若此也彼以有其身爲累則欲無其身以有天下爲累則欲無其天下既不免于患其有以生而不能久也必求所以久其生以死而不能不亡也必求所以不亡其死不免于患其不有

此吾所爲以有無之迹言有無而不能通有無之理言有無者也佛氏有無之大旨亦不過如是而已然輔嗣能言老莊之底裏諸儒深討佛氏無一人如輔嗣以佛氏不能有其有自不得不言無亦以恆訓其所不足爲言者爲足慨也故佛氏舍一切有而言無（哲人胸中偷無此保壓人）其無之爲無至無可推求處惟有自逝于空虛寂滅中引天地而同歸寂滅惟彼常存不毀更出世而度人世之人亦惟有相與歎其說之無窮無極若此又安能如輔嗣折老莊申論不已是訓其所不足耶嗚

呼今吾儒之言有無者莫不以無之一字推以歸二氏而言之而不知二氏之所爲無者非無也有也有而必以無求之者不能有其有也夫不能有其有自不能不求其無人止知其所求之無是無矣而不知所求之無非無也以彼不能有吾之有而無之又安能有彼之無而有之哉且彼明明有是心而無之此無之者誰明明有是性而無之此無之者誰使其反而自問有不訝然乎吾之必舍是有而無之者非此心無之耶則吾之必取是無而有之者非此心有之

耶一無一有之而發得者吾有之而心爲有吾無之
而心爲無者耶聖人之言有也以其本有而言有非
聖人以爲有而有之者也由一已以及天下無不知
之故其有心有性雖以無言之非不可也而必不可
以無心無性言者知其必不可無而有之也二氏之
言無也以其非無而言無亦二氏以爲無而無之者
也由一已以及天下無不如之故其無心無性直以
有言之非不可也而必不能以有心有性言者知其
必不能有而無之也使二氏能知吾之所爲有則彼

之所爲無未嘗不歸吾之所爲有而言有能知吾之所爲無則彼之所爲有未嘗不歸吾之所爲無而亦言有所謂逃墨必歸楊逃楊必歸儒歸斯受之乃二氏寧執有無之迹必不能通有無之理而言無不言有者亦不過爲一已之死生求其長生不死長死不生之說不言天人性道之無不能言一已生死之有而已天以一已生死之故至不惜捐棄一已所有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盡性至命之道一切無之而不顧其無之爲是爲非且不惜捐棄天地上下生生化

化通幽明晝夜死生鬼神所有無窮無盡之道以爲終歸銷毀而一切無之亦不顧其無之爲是爲非所以然者彼徒以聖人所爲道乃聖人以其私智自推自測于無之中不無其無而爲有之之說亦如彼以其私智自推自測于無之中不有其有而爲無之之說耳遂以聖人有陰有陽生生不已爲道皆彼以無陰無陽一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是爲長生不死長死不生之道亦何不可之有哉故老氏之言無極猶佛氏之言無也其言無無極猶佛氏之言無無也言

佛而老見言老而佛見者也彼所爲言無極生太極獨非能生之無極乎即無無極又獨非能生之無無極乎有一無有一生有十百千萬無有十百千萬生此吾所謂由無無極再推而上之終于有陰有陽一知能生之無極而已矣彼佛氏之所爲無所爲無無亦何以異于此哉今吾儒之與釋氏辨者徒以實有歸已而以虛無推以與之亦不問其言虛無是何虛無言虛無又言實有是何實有夫旣不能知其說爲何說而窮之又安能眞知其道爲何道而窮之哉仰

如齊梁之傳繹姚察唐之蕭瑀宋之張商英號爲深明佛法、止能就彼經教因果報應敷而衍之究不知其虛無是何指歸其實有是何妙諦徒以心傳非口傳之說自託于逍遥之詞使天下之人墜其術中茫乎不知所止而已矣

從來儒者執實有與二氏執虛無相攻無已桂山論有無無一非聖人所不言無一非聖人所已言其掃却二氏豈猶從來掃却二氏識者自能辨之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八

或曰三氏之道其言無者至此而皆有矣其言無生者至此而不能無生矣然合有無而言之道無二道天無二天乃與吾聖人之道殊旨若是其故可得而聞歟余曰子以彼無之道即吾有之道彼無之天即吾有之天謂無二道無二天乎彼尚不能知有無又何論道彼尚不能知道之為道又何論天之為天吾不得已就彼所言而言之耳聖人之道天道也即所謂太極者是也言道而至于天言止矣言天而至于

太極天之道止矣乃老氏必言無極無無極吾何必不言無極無無極佛氏必言無言無無吾何必不言無言無無無非以其有可言而言之也亦以其無可言而言之而人始知其本無可言也若使吾之太極猶未若彼之言無極言無無極吾之言有猶未若彼之言無言無無吾即舍吾太極而言無極無無極舍吾言有而言無言無無亦何不可之有哉所以然者道之所在天之所在也吾尊天而言道苟天與道之所在而以謬妄斥之是斥道而非尊道斥天而非尊天

此吾之所必不爲也○今二氏之言無不言有猶必舍
吾父之道而言吾祖吾高曾之道者何也○彼徒以吾
吾徧言道○正以道言道不參○人皆而言之猶不見○
父之道可微不可欺巳而欺人而吾祖吾高曾之道
共深○至
不可微則又何樂言吾父可微之道不言吾高曾祖
不可微可以欺巳而欺人之道哉○今即子疑吾與二
氏天非二天道非二道言之假使彼大于吾天之道
能使人吾道之中更有裨益于吾之人倫天德成巳
成物吾且嘆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徒生不能親見
二氏之人親聞二氏之道其爲教止于如是而已矣

桂山堂

何有距之而放之即不然以其道入于吾道中能使吾明人倫○不若不明人倫之爲大○合天德○不若不合天德之爲大○成己成物○不若不成己成物之爲大○而彼之道○一一如吾聖人之道○可聞可見可信而從之○吾即相率而爲無倫無德無人無我之人○或稱盤古氏之民○或稱循蜚因提氏之民○亦何不可之有哉○即不然○其道真出于吾天吾道之外○能使天下人生如槁木○死灰○死爲虛無寂滅○舉天下無聖無凡無貴無賤之人○盡歸于亡何有之鄉○以成其爲長生不死之

神長死無生之鬼卽天地之大二氏亦惘其有盡而滅度之從是不生不滅更不復存吾道于生生而不息有有而無窮吾雖欲止持吾聖人一切有爲之道以望天下之舍彼而從我雖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徒尊則爲天下之君嚴則爲天下之師欲率一人而我從恐亦不可得而有之也此固吾之妄言然亦就彼妄言而妄言之而後道之爲道始可以吾天之爲天而言之耳蓋道之爲道無所謂無也道而可無乎可以爲道矣然道之爲道本無者也吾以無所謂無

者何也無在有之中而見者也無在有之中而見者氣有而可見道無而不可見之說也亦有在無之中而見者也有在無之中而見者道無體以氣爲體氣有體尤必以道爲體之說也若以可見而言有不可見而言無是不知有無者是不知道者也譬如天之一陽一陰陽見而陰不見遂以爲無陰也人之有人有鬼人見而鬼不見遂以爲無鬼也天之有氣天之所爲有也有道而憑是氣于其中道不可見而氣可見者也氣在而道在也天之有道天之所爲無也有

氣而載是道于其中氣可見而道亦可見者也道佇
而氣存也道之有在氣之中而有不在氣之外而有
有氣即有道也道之無在氣之外而無不在氣之內
而無無氣即無道也必無所爲無氣之天可以生其
有必無所爲無道之天可以存其無者也如以空虛
言太虛則太虛必無氣斯一空無之太虛以寂滅言
太虛則太虛必無道斯一寂滅之太虛又安得有不
空不虛之天又安得有不寂不滅之天道哉今二氏
日天地有始始于太虛天地有終終于太虛夫天地

有始始于太虛吾不知太虛氣與道之始吾烏知天地之始天地有終終于太虛吾不知太虛氣與道之終吾烏知天地之終吾非先太虛而生之人吾能知太虛之氣之不能離道太虛之道之不能離氣吾烏得而先後之而始終之哉雖質之聖人聖人曰吾非先太虛而生之人吾烏得而先後之而始終之哉乃吾儒之言理氣者不過曰以理言之氣之靈靈于道謂道先天地非不可謂道先天地即謂道生天地之氣不可也又不過曰以氣言之道之靈靈于氣謂氣

先天地非不可。謂氣先天地。即以氣爲天地之道不可也。惟聖人于太虛法象中見其日流行于不息者。氣之所至。道亦至焉。道之所至。氣亦至焉。道不離氣。氣不離道。無先無後者。此氣此道也。有有無無者。此氣此道也。無始無終者。此氣此道也。無論太極之上有何無極。即有無極。其道已盡于太極。無論有之[illegible]有何無。即有無。其道已盡于有。老氏言無極生太極。猶言有極生有極而已。徒以無與太二字分極爲一耳。何嘗于極有所分耶。佛氏以有爲妄。以無爲與亦

徒以有與無二字分眞妄何嘗知有無之本無眞妄耶故本太極之有于天地之間有陽而爲明生而爲人之道爲人倫爲天德爲成己成物之道有命而立其命有性而盡其性有心而存其心有身而修其身有家國天下而齊治其家國天下至有之事莫不有至無之理在其中此聖人以有言有以其本有也本太極之有而見于天地之間有陰而爲幽死而爲鬼之理亦惟此人倫天德成己成物之道盡其所爲家國天下之道于己歸其所爲命所爲性所爲心之道

于天至無之事莫不有至有之理在其中此聖人以無言有亦以其本有也故凡二氏之所爲無者皆無所爲無者也亦止無一不無之一無字而已矣究以有死有生并此一字而不能無之者也予讀五經四子之書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其言天言道而言無者是何語耶使有可引以歸于無而教人聖人不引以教人是聖人于天道必有不可得而言即天亦自私其所爲無之道不欲使前古之聖人發明之必待二氏小天地篾聖人之徒從而發明之嗚呼天下

賢智之人又安得而辭其責哉

桂山嘗云道必明有無而道始明讀至斯篇與使千百年來一無字人人如壓塊結于胸中一旦洞然消化始知天以有點有畫開聖人聖人以有道有氣開天下人桂山以有有無無明聖與天道開天下人眞可謂補天手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九

或曰吾子言人之氣一天之氣人之道一天之道也何以天以氣載道而行自成其爲天人以氣載道而行不能自成其爲人老氏守氣而求所爲道釋氏離氣而求所爲天若以人道猶未至者得無是耶余曰此亦二氏言道所必有之說千百年來凡有智識之人爲其所惑而不知其非者也○太虛之不能無法象也太虛與天地非有二體也太虛之以氣爲體即以道爲體猶天之以氣爲體即以道爲體也無無氣無

道之太虛無有氣無道之太虛無有道無氣之太虛也太虛與天地一氣之所分分大小耳猶天與地二氣之所分分大小耳同一氣也同一道也無所爲空虛寂滅之太虛也假使太虛有氣而無道謂之頑冥不靈之太虛則可不可謂之空虛寂滅之太虛也假使太虛有道而無氣謂之有靈一如不靈不頑冥一如頑冥之太虛則可亦不可謂之空虛寂滅之太虛也無氣無道又安得有是法象于其中故太虛無氣安得有道苟無氣而有道譬猶天之命在無氣之天

而有其命人之性在無氣之人而有其性也以無爲無者無所不無而後可以其道出乎氣之外而無之抑知雖有鬼神不能無氣而妙其變化之用者自然之理也太虛而有道安得無氣苟有道而無氣譬猶天之日月有其明能繫乎有氣之天亦能繫乎無氣之天地之草木有其時能生于有氣之地亦能生于無氣之地也以無爲無者無所不無而後可以其所無之道入彼無氣之天而有之抑知苟無絪縕不能以迫而神其屈伸之體者自然之理也故二氏之[illegible]

無非真知太虛之本空虛本寂滅而言無也不過以人生百年一切色相皆歸于無而起也遂以惟吾能知無之妙于有于是一無而無不無之并天地而亦無之此其有空虛寂滅終歸太虛之說也而不知太

以至者析至理并幾以難言者之

虛非虛無寂滅之太虛終不可以虛無寂滅言也此其言虛言無言寂言滅可謂真無矣不得不又反而言真言有以其不能無太虛也使能并太虛之無而無之即此道與氣亦并以無太虛者而亦無之斯爲真虛無斯爲真寂滅矣乃佛氏何以又言天地災劫

悉歸亡有。惟我出世以道度人。夫至天地萬物災劫無存之後。又能以其道從太虛中來出世而度人。然則此太虛。是有道之太虛。是無道之太虛耶。此太虛。是有氣之太虛。是無氣之太虛耶。此太虛。是天人俱毀而不毀之太虛。大道無存而自存之太虛耶。吾不知其以虛無為本者。又將以何為本。寂滅為宗者。又將以何為宗耶。甚乎哉空虛寂滅之說。愚天下之智人。欺天下之學者。迷惑蔽錮而不知其非也。余非必就彼妄言而妄言之。徒以一二莊語。指斥其非。欲一

限人世之聲贖必不可得之數也豈真以其言無極無無極言無言無無言有氣言無氣言無道言有道與吾之有無虛實同歸予以彼之舍氣而求道疑其爲道之至也不亦謬乎或曰吾子之言可謂通有無徹終始以言乎天之上地之下天地之中其說一以貫之矣然道之爲道本無形之可求天之爲天亦何言之可述古之聖人其道之隱者爲性命精微而道之顯者爲紀綱制度一法諸天所爲人之道即天之道天之道即人之道是天之爲天亦如一人人之爲

人亦如一天其道固如是耶亦有未盡然者耶余曰天與人不同而所同者氣也人與天不同而所同者道也天與人氣雖不同而道同則天與人可得而同矣何者道之爲道主乎氣者也大莫大于道矣人同其大者而小者不足言也故聖人而配天不敢以小聖人者小天地也賢人而敬天不敢以大天地者畢一已也小人而褻天不知褻天地者褻一已褻一已者褻天地也而子猶謂天之道與人之道其隱其顯有二道耶吾姑舍吾前言性命精微無一非天道自

然之理卽取一二至顯至粗人所習而不察者與子
言之夫天之爲天古今渾天之說爲長是天之體本
圓也天體本圓似無上下矣而不能無上下天之輕
清而上地之重濁而下是也天下之大道莫先于辨
上下陽上而陰下君上而臣下父上而子下夫上而
婦下君子上而小人下其在物則人上而物下其在
身則首上而足下萬事萬理無不皆然而天下之大
道從此立其本矣天體本圓似無四方矣而不能無
四方天之圓無方必知其有方而圓乃方地之體本

方必知天之圓而有方而地之方乃有其方日月之自東而西也夏之行南陸冬之行北陸也此四方之由定也東之春而西之秋也南之夏而北之冬也而中央於是乎有焉東之木而西之金也南之火而北之水也中央之為土也東之仁而西之義也南之禮而北之智也中央之為信也合上下四方而六合之大道于是乎定矣夫子繫易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即言天地之立本也其門八卦配四方而以四隅雜之亦猶言四方也震東方

也○萬物之所出生生之方也○巽東南也○萬物之潔齊生而長之方也○離南方也○萬物皆相見生而盛之方也○坤中央也○萬物之致役生而養之方也○兌西方也○萬物之所說生而已足之方也○乾西北也○萬物之相薄○生而殺之方也○坎北方也○萬物之所歸生而勞之方也○艮東北也○萬物之始終生而成之方也○此即天○地○六合○之○大○道○也○其在形象之間○道猶如是推之在天之日月○在地之山川○在人之羣分○在物之類聚○以及廣八卦之言百物○古今之制器尚象○亦皆至粗至

顯之事無一不本易道以爲之者無一不本天道以爲之者也而況乾坤易簡之德天地久大之業窮理盡性以至命變變化化以盡神有一非本天道而爲之而可以爲之者耶夫如上天下地其不離乎道者如是卽極之天之上地之下不離乎道者亦如是而已謂天與人有二道則安得不以老氏之天爲一道佛氏之天又爲一道耶其如世之迷而不悟者何也天地至隱之理無不在至顯之中伏羲畫卦卽至隱之理也而文周孔子繫之以詞卽至顯之道也

天人一道理氣一原太虛天地同一體人鬼生死同一陰陽龍山不從至顯點出那能使人人曉得至隱天地神人應共鑒之

太極圖說明道論六十

或曰然則二氏之教人皆得而指斥之矣虛無寂滅非性非天吾子論之詳矣乃自天子以至庶人莫敢以爲非道而放廢之者是誰之責歟余曰道之爲道非本天之所爲道爲之皆不可以爲道者也故有天地以來有是道以行乎其間無是道則人與天地莫與立矣此非唐虞三代聖人言性言天而道始有也雖上世鴻濛溟涬狉狉獉獉而飲食男女政教君臣之大指一鄉一黨一邑一州莫不率其自然者爲之

不必知其為天道而始為之也至唐虞三代書史具
備其道乃大明于天下耳緯書元命苞自三王以迄
疏仡凡十紀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
千年其說荒渺不足信然自伏羲至顓頊二十七世
約千有餘年帝堯迄周二千年間五帝三王相繼而
有天下雖一治一亂為時不同而撥亂反治其道則
一尚質尚文因革損益三綱五常之大道推之五帝
三王以前未之能易也迨其後如周之開朝鮮秦之

編 備○迹 識 無 一 言 二 義 不○至 所 至 大

開巴蜀漢之開閩越開滇黔以及蠻夷四徼之地風

土雖殊其與中國綱常之教指莫不同條而共貫當時有天下者闢其疆土撫而治之一如舊所訓定不煩更張變易而服習其教化即至東南日出之邦西北無雷之國海島沙漠重譯不通之地苟有人羣自成類聚亦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相親相敬之道以久長生養于天地之間非一本乎天之道而何以能如是乎甚矣天之所以爲天道之所以爲道乃天所以自成以成物即聖人所以自成以成人而與天地參焉者也正世盛時其道統教統屬于君上堯舜禹

湯文武開創于前夏則啟與少康殷則太甲太戊盤庚武丁祖甲周則成康穆宣繼承于後此其時有反道而誅悖道而戮者矣安所得奇袤放僻如二氏之徒背天道侮聖言自出小知小見自立一說一言謂吾道爲無上之道可以蔑聖人吾教爲出世之教可以小天地驅率天下之民力蠱惑天下之人心以畔吾聖人之天道者乎故其時之人心風俗壞于上而不壞于下壞于一人而不壞于千百人壞于愚不肖之人而不壞乎賢智之人壞于飢寒廹之驅而爲盜

朕之人。不壞于既富且教。衣食足而知禮義之人。推
之百千萬億年以前。推之百千萬億年以後。有能移
易其教。而人與天地猶可以共立者乎。老氏生春秋
時有其人未嘗著其教。至晉魏而始大著。釋氏入東
漢有其書亦罕有從其教。至六朝而始尊從之。其害
教傷化人豈不知之。乃自天子以至庶人誦習其言
尋繹其旨。莫不中心悅而誠服之。使天下愚鄙之夫
動稱三教聖人。其故何哉。由二氏之道。其中要皆於
崇尚富貴之人為多。而引誘其貪嗔邪妄之念尤甚

秦皇漢武亦英傑之主也一以長生久視之說中之有不以修眞好道役役然求爲神仙而從之者耶漢明梁武亦英傑之主也一以生死不滅中之有不以講經禮懺皇皇然求爲佛祖而從之者耶其時公卿大夫豈一無聞聖人之大道而阿諛其君者乎亦徒以老氏養生延年淸淨無爲未爲無說至晉人資以淸談舉孔孟平常習說而一掃之有幾裴頠著論而矯之者乎佛氏苦空亦極人生所不堪而王公卿相信而奉之者亦以施捨福田爲利益輪迴超劫爲長

存故重雲同泰講論不輟雖至捨身爲奴而不惜如傅奕韓愈之抗顏而力爭者又有幾人哉如是而言廢斥其教豈望之後世之君臣又豈可旦暮遇之自非從事孔孟之徒眞能閑先聖之道息邪說距詖行以明道統之有傳者何足與于此哉漢唐以來如荀鄭楊雄文中子之徒儒家之傑出者也未窺聖人之奧深先立一己之學術卽欲距之放之其力不足以距之放之又如董仲舒韓愈一二人識大道之本原則相傳之宗旨卽使放距二氏徒能披剝其皮膚不能

抉摘其心髓所望有宋諸儒如周程張邵本堯舜之心法振孔孟之絕傳篤信守死繼往開來既已出入佛老探討其旨歸自必知其與吾儒之道爲是爲非別黑白而判淄澠如孔子之斥索隱行怪孟子之距無父無君庶幾使天下知彼道之偏邪而吾道之正大自見知彼教之虛妄而吾教之真實始尊乃傳張程者徒日從事佛老無所得而已傳周邵者徒曰嘗師事陳摶其授受有所自來而已至其論仁論性論理數不免爲所牽引以至大道有無虛實之旨不曰

發聖人所未發。則曰言聖人所不言。嗚呼過矣。夫春秋之時。孔子所爲索隱行怪果何人耶。亦知天下必有是舍吾道之顯不索而反于隱索之。舍吾道之常不行。而反于怪行之。故以異端賊害斥之而不能已已也。戰國之時。孟子所爲無父無君者楊墨耳。然楊氏爲我。未必無君。勢必至于無君。墨氏兼愛未必無父。勢必至于無父。故以禽獸食人惡之而不爲已甚者也。且異端曲學之人。其立說以倡教于天下。豈皆盤踞之爲道。妖妄之爲教哉。即如子桑同人道于牛

馬纍羅溝其親如路人亦皆本清淨無爲之行仁倫教民之方然而孔子必斷斷然辨其非孟子必斷斷然折其謬若是者何哉蓋道之爲道有一而無二之爲道也有純而無雜之爲道也可以本天而爲之不可以本人而爲之之爲道也可以遵自古相傳之聖人爲之必不可人立一說家奉一教自用自專求悅賤之民從而附和之爲道也從事孔孟之徒有斯道之責者其閑先聖之道如自閑其身此乃危微之界人禽之關之所由分也使吾道于此而不尊不嚴猶

本無隙之處茍有一隙以入之無不入之矣然不入之而吾所存之處不足以自存矣使彼敎于此而不放不斥猶本無蠹之物有一蠹以入之無不入之矣

附今日而思古人往往善跡爲先覺

無不入之而吾所本完之物不可得而保其完矣使諸儒能推求二氏之敎力爲排斥死生以之一如孔孟之斥隱怪斥楊墨雖謂其功不在禹下亦何愧之有哉無如其不能何也亦豈得而辭其責哉

別天人之大道下不得一混語下一混語二氏得以其似是者入之斥二氏之邪敎下不得一恕詞

下一恕詞附和二氏者得以飾非者入之孔孟攻異端無恕詞孔孟言天道無混語性由舉此將混者析之恕者擬之可謂善學聖人而立言者矣

太極圖說明道論六十一

或曰有宋諸儒排斥二氏亦云至矣吾子終不以孔孟闢異端歸之者豈其未盡爲非如老氏清淨無爲漢文用之而效佛氏言心性與吾儒所見畧同未免引而近之不若孔孟闢異端截然黜諸吾道之外一無所假借而云然耶余曰吾嘗言管商申韓其術偏陂中才之主補偏救弊貪其速效大聖賢人不肯道而已未嘗斥爲異端也惟與吾道判然異者是爲異端夫以其道異于吾道而猶取之豈其與吾異者又

孫與吾同者耶夫吾道之爲道一而已矣既與吾異無弗異矣安得有同苟有所同無弗同矣安得爲異今之二氏不能直以異端放之距之猶以將毋同引而近之亦其說流遁于虛無寂滅中雖殫力攻之有所不能及耳嘗試與子取而譬之後世能爲妖妄炫惑愚民者大都以鬼道敎人者也符水禁呪吹霧揚沙驅役鬼神昏塞天地或假太乙天兵之稱或託神仙怪迂之說士大夫一試其術坐而觀之未有不嘆天地間原有此怪神之事假使其書終于不得其術

終于不用亦孰知其爲左道妖妄之所爲哉惟張角孫恩之徒以之倡亂于天下至于破滅而無成文成五利之屬用以欺罔其人主卒于誅戮而不免彼豈能眞知其術之誕妄自甘殺身而爲之哉小人無知以邪爲正以妄爲眞彼方持此以動帝王爭天下孰知求庇一身而不足由是觀之夫其身親爲之者尚不能知其成敗若此況乎人之從旁覘之者苟不見其敗壞若此又安知其欺妄如此哉此雖爲左道言之亦可爲二氏引而喻之也今以天地之大道不言

其實而言其虛不言其有而言其無不言天下地上而言天上地下不言其可見可聞而言其不可見不可聞是皆與鬼道教民爲類者也夫鬼之道亦一道也天以陽之道治人人之道陽之道也以陰之道治鬼鬼之道陰之道也人之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鬼之道獨無君子小人之道者耶雖張魯孫恩之徒假鬼道以作亂文成五利之屬假鬼道以求仙亦不過以其鬼道非道而行乎陰者引而行之于陽夫以行乎陰道之鬼引而行于陽道之人其必無幸也

不俟其敗壞無成而已知之矣此亦足以知天地之大道行乎陽者必知其爲陽行乎陰者必知其爲陰行乎陽未嘗不可行乎陰而不知行乎陽者自行乎陽行乎陰未嘗不可行乎陽而不知行乎陰者自行乎陰况可截天地行乎陽之道不問止求彼所爲行乎陰之道而採之索之而况又截天地陰陽之大道

以此數項講釋長者自能辨之

不問而自求其道爲出乎天地陰陽之外于空虛寂滅爲之惟其生而所成之道成與不成死而所証之果証與不証神仙之名佛祖之號修眞三住之說造

諸天地之談皆憑口說無驗無徵非若其他鬼道教民立見敗露以是百千年庸愚之徒說虛說無從而附和之不復舍而去之耳又安知聖人一陰一陽之道知有實而已知其有虛也知有有而已知其有無也知有天下地上而已知其有天上地下也知有可見可聞而已知有不可見不可聞也或陽之所爲實與有可見可聞之道而陰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者在其中吾從陽之實與有可見可聞盡之而已于陰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無不盡之矣或陰之所

爲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陽之實與有可聞可見者在其中吾從陽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者盡之而已于陰之實與有可聞可見者盡之矣此其所爲陰陽不測窮神知化天地鬼神莫能違之道也彼二氏舍有而專言無舍實而專言虛舍可見可聞而專言不可見不可聞舍天下地上而專言天上地下一若止知有幽而不知有明止知有死而不知有生止知有鬼而不知有人是不獨吾聖人所爲明與生與人從乎陽之道者彼不能知之卽吾聖人所爲

幽與死與鬼從乎陰之道者彼亦不能知之也何者使彼能知吾聖人之道所為幽與死與鬼從乎陰之道者是何道自必知吾聖人所為明與生與人從乎（真至切至責二字不能見文至理）陽之道即從乎陰之道是何道也蓋陰陽之道一以貫之未有明乎陽之道而不明乎陰之道未有明乎陰之道而不明乎陽之道者也故太極者本無者也老氏必從無而言有是豈聖人之言有哉聖人之言有以太極在二氣之中而言之猶性命在人心之中而有之也彼之有之者以彼又有所為無而有之也

以有必從無生以太極必從無極生以有無極者有之也使知太極之無是無則無極無無極之無是無矣苟太極之無非無而有則無極無無極之無亦非無而有矣而必有是有又必有是無此可謂知有無者乎而可爲知道者乎若佛氏本覺之無亦猶太極之本無而有者也而佛氏必言無又從無而言有是豈聖人之言有哉聖人之言有以本覺在人性之中猶太極在二氣之中而有之也彼之有之者以彼自有所爲無而有之也以其性必于空無存不干不空

無存以其覺必于寂滅存不于不寂滅存以存寂滅者存之也使知本覺之無是無則無與無無之所存亦無矣苟本覺之無非無而爲有則無與無無之所存亦非無而有矣而必言無又必言有此可謂知有無者乎而可爲知道者乎故老氏惡其心之不能如死灰錬一己之精氣以存其神吾不知其所存之神爲天道陰陽不測之神耶爲人道聖不可知之神耶亦求爲長生不死之神而已矣佛氏惡其性之不能爲寂滅截一己之口體以存其覺吾不知其所存之

覺爲天命之不已之覺耶爲至誠無息之覺耶亦求爲長死不生之鬼而已矣嗟乎使天道不測之神聖道不可知之神必知二氏練精氣截口體而始得之不練精氣不截口體而不得之是天之不能有此萬古不已之命聖之不能有此萬古無息之誠而其神其覺早已先二氏而亡之亦已久矣此吾所爲彼不知道之爲有爲無又安知道之何虛何實而吾天地聖人之大道豈彼爲一已之軀殼之徒所能與焉者哉故二氏之道必不求之可知可見而必求之不可

知不可見使天下之人一似明不能盡者惟內傳[illegible]之生不能盡者惟死能盡之人不能盡者惟鬼能盡之而其大道之歸根必日無極必日無無極本覺之立命必日無日無無至究其所爲無極無無無極所爲無所爲無無無又安在哉亦惟指一太虛無窮無盡之空界○自以爲歸宿之地而已矣○彼又烏知太虛之爲太虛果何如者耶○夫太虛之爲太虛○亦納是天之爲天而已○太虛之爲體○未有不與天同其體○即與天之大同其氣○與天之大同其道者也○故天以大虛莫大

之體爲體即以其莫大之氣載其莫大之道日旋運于太虛之中無一息之少停無一開之少斷太虛即以天莫大之體爲體以其莫大之氣載其莫大之道日旋運于天之內外無一息之少停無一日之少斷夫是以往者日往來者日來變者日變化者日化生生而不息死死而無窮更有何物是生于吾天之外之物非生于吾天之內之物是所爲無偶之物無氣之物不往不來不變不化不死不生之物而獨行世一道爲非天地之道非太虛之道并非太虛與天地

以其氣載而運行之道乃人所不可得而有之道天
所不可得而有之道強名之曰此虛無寂滅之道獨
爲二氏之所有哉故二氏之徒日誦其書日奉其教
能知其所言不能知其所不言未嘗不疑其既言無
矣何以又言有既言死矣何以又言生既言無生矣
何以又不能不言更生釋氏比老氏爲尤虛其荒謬
比老氏爲尤甚一切增補經教莫非穿鑿附會如以
無人倫上下折之則有爲子見報恩經爲君見仁王經
之說以不孝無後折之則有耶輸爲夫人羅睺爲所

生之說以存心養性折之則有指入識以言心立三性而言性之說以成已成物折之則有大事因緣以度人化身馬王以度物之說言其天則有兜率聚處

歷指其說折二氏之徒彌逞其誕之說使人深服

之天言其地則有地獄變相之地言其鬼神則有出諸天之鬼言其禍福則能奪造化之權以一已之生死度天地之始終則有風火災劫之談以天地之有盡明一已之無窮則有劫盡出世之論不容有陰有陽之天不足明無陰無陽之天于是有無執無煩之名目不少有窮有極之法象不足明無窮無係之太

虛于是有四維上下各立之乾坤無一不無者無一不有無一不有者又無一是無從事孔孟之徒有斯道之責者猶以其言無而信之不亦過乎或曰是固從事聖門之過矣抑更有任其過者歟余曰今日之斥異端與孔孟之時則又不同矣今之為異端豈徒二氏而已哉如世所傳左道邪教從四裔流入中國者不可枚舉其劣于二氏又不足言而世之㡣妄人猶信而從之況二氏之以道德性命入空無而立說者耶其無志于指斥之者不過曰是烏足以亂吾道

哉一二眷然指斥之者又未能明徹吾道之是即不能辨析彼道之非譬諸政者正也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吾之所自立于道中者也征者正也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吾之所斥彼于道外者也以吾之政正彼之邪彼雖以邪爲邪未嘗不以彼之邪爲正吾黜其邪以伸吾正而已矣他何問焉以吾之征正彼之邪彼雖以邪爲邪未嘗不以彼之邪爲正吾知誅其邪以反吾之正而已他何問焉故闢異端與辨人物不同辨人物可舍其短而取其長可稱其長不掩其所短

孔子斥索隱行怪。指其索隱行怪而斥之。即庸有不隱不怪。不復問之矣。孟子斥無父無君。指其無父無君而斥之。即不至無父無君。不復問之矣。此與誅亂臣賊子。鳴鼓聲罪而討之。其義一也。子言宋儒論漢文用黃老而致疑老氏。教未盡非夫無爲之治。聖人稱之久矣。豈老氏始有其道哉。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蕭何爲令。較若畫一。有不以簡靜爲本旨者哉。漢去黃帝堯舜已遠。淸靜無爲。老氏傳之流俗不察。謂用老氏之術耳。漢文夫旨不過與民休息爲

論性與。天道若此況論人倫。世明微如。淵析又何。足言。

天與老氏絕棄仁義使民智不若使民愚所言清靜無為一無交涉而引為漢治天下本之而有餘過矣如真用其術以治上古之天下猶不足而况治秦漢之天下乎至言道言性謂與吾儒略同徒疑聖人言有而不言無似猶有所未足二氏言道有無極性無善惡未必盡非種此根芽于方寸中而不能去皆賢智之過也其他褒貶予奪二氏之詞又不止此而已又安有能如孔孟之闢異端者闢之乎雖然孔孟能闢其說而不能除其教以無其權也苟有權者既不

能除之。而無權者。又不能闢之。自必知近世左道邪教。由四裔流入中國者。不止一端。充塞人心而已也。然既爲孔孟之徒。亦當以其辨說著于天下。俾世之有權者。一旦革而正之。又烏可已哉。即不然亦使道之是非。判若黑白。而不爲所惑。以正一時之人心而明聖人之大道。不能無厚望于當世之君子也。

此篇反復明斥異端并爲道止一道天止一天而非從有無二字明其無之非無而無一有始知吾道之有其無而無一是無詞嚴而義正據實而破虛其旋轉天地之精神運鑄刻性命之識力非桂山吾誰與歸